

与时代同频共振

□ 李心丽

2021年3月,我的乡土题材长篇小说《命运的魔方》收到样书的时候,我对这本书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不管是装帧设计,还是页内布局,除了字有点小之外,别的我都是满意的。打开书,我不得又重读了一遍,这是成书后我第一次读它,与打印稿的感觉不同,与校对稿的感觉也不同。熟悉我的朋友看到我出新书了,纷纷表示祝贺,同时希望讨一本书读读。

这本书从我第一次动笔到出版,已经整整过去了12个年头,这12年中,我反复修改,甚至几次推倒重来。特别是2017年之后,我对这本书进行了重新创作,尤其是它的开头,我与一个读者进行了探讨,找到了与作品主题相适应的开头,这一次重新创作,我是非常慎重的。我在心里对

自己说,不能着急,要耐得住性子,要有板凳坐得10年冷的耐力。

作家路遥的墓碑上写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牛与土地、与乡下有很紧密的联系。我在乡下生活多年,对乡下生活有深厚的积累,我了解劳动、了解土地,也了解土地上的生活,而我这部作品书写的就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一家人,通过这一家人写40年乡下生活的巨大变迁,通过这一家人写这个时代40年的巨大变化。我经历过这40年,对这40年有切肤的了解。我以我生活的乡下为背景,与乡邻、与父母一起探讨,走访乡下的干部,深入了解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如何在乡下落地生根,了解人们生活的变化、观念的变化,当然,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把我感触中细微的变化通过我笔下的人

物表达了出来。

差不多坚持了半年的时间,这部作品写完了,我又重新读了一遍,相较于以往,我是满意的。一位作家曾说,一部作品你修改10次,比你写10部作品的收益都大。这时候,从我动笔到重新修改,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除了这部作品里面人物的名字没有变化之外,不管是主题还是内容,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我怀着一点忐忑发了出去,两年的创作时间已到,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但我心中想,假如它还有问题,那么我就继续修改。

在等待出版的过程中,我反复阅读了几次,自认为在这10年的不断修改中,已经领悟到了一些创作的要领。可能有人天性聪明、领悟能力强,在创作一开始就领悟到了某些规律,而我需在这

种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习文艺创作理论,让这些理论指导我的创作。

3月份新书出版,5月,有个书店的店主联系我,说她读了我的这部小说,对她触动很大,她想与我一起搞一次读书活动。当时正是一年一度的读书季,她这样提议我欣然同意。在读书会现场,我与读者分享了我这些年的创作历程,给他们介绍了我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和主题,我没想到有许多读者已经读了这本书,并与我一起交流他们的阅读感受,其中有几个读者很深入地与我进行了交流,说感觉我小说中的父亲就是她的父亲、我小说中的姐姐就是她的姐姐,她说我很逼真地写出了一个人在土地上劳作的父亲的形象,很真实地写出了生活在乡下的那一家人的形象,她说我的小说让她重温了过去的一段时光,勾起了她心中的许多往事。有读者说,这部小说很接地气,里面的人物感觉很亲切,就像是她的邻居一样,与她曾经乡下生活的样子一样。

从读者的反馈中,我深切感受到与时代同频共振是一个作家当仁不让的责任。



李够梅 摄

想汾州

□ 吕世豪

想汾州	我写杏花
走着走着就想家了 想汾州古城的十八眼窑洞 那块安放过我家的地方	先是把杏花 写进我的诗歌 接着把杏花 又写进我的歌词 我还把杏花 写进我的电视剧 我的散文 和我的报告文学
想故乡的高粱穗子 我的父老乡亲 脸色红润 都长在高粱穗上	
想故乡的诗友 那低矮的茅舍 低矮的灯火 装不下他们的诗和远方	我把所有的杏花 都写进了文学 写进了我的故乡 写进了杏花应该盛开的 那些地方
一杯酒 一根划拳的手指 都是各自写下的诗行 而喊得最凶的 是把酒满上	

若在风中朝向故乡
我就会隐隐闻到它的酒香

只要故乡朝我喊一嗓子
我即刻就会变成
那个跌跌撞撞的济公和尚

心中的杏花

人离开家 家就成了故乡
那里的杏花就在心上开放
无论春夏 还是秋冬
白天 还是晚上

看见杏花 就看见了故乡
乡情乡音 都藏在它最深的地方
花蕊里采蜜的蜂群
就是父老乡亲正在打场

杏花开了 就不会让它凋谢
不管再大的风雨 身子在何方
我都会珍惜幸福 一样
将它呵护 让它陪伴在身边

除非地老天荒
除非我再看不见花开

晚秋

风刮了一夜
树叶就都黄了
“庄稼熟了
就该收割了”
这是爷爷去世前
对我说的话

他摸着我的头
我不停的啜泣
那年
我不到二十
他八十出头
那年
我灵魂游荡
双手空空

记忆·忘却

把时间的拷贝
倒映
一年前的今天

晚秋

(外一首)

□高鹏

谈论起了
每一天的粮食和蔬菜
亲情甚至爱情
无声无息的回归
也有的人
说到了生死
我们是否能熬过这个冬天

拷贝转回到今天
秩序井然的生活中
我们已经忘却
是无意识的忘却
是有意识的记忆

核桃树

近日每次回后院,路上总能捡到几颗掉落的核桃。捡之、砸之、食之。同事一脸惊奇,说这不得洗洗吗?我不禁哑然。农村打下来或摘下来直接吃的又何止核桃,还有红枣、杏、栗子、榆钱、桑葚,都是果腹的美味。反倒是他们现在的大快朵颐的鸡腿,倒激不起任何食欲。

静下来仔细想想,感叹时光过得飞快,后院的这两棵核桃树,四月我们来的时候只是绿叶婆娑,如今已是果熟蒂落了。也难怪,一晃五个月过去了。人生好多事,就这样一天一天偷偷从指缝中溜走了。

故乡的核桃树坐落在村里的戏院西面,是一棵有大约两百年树龄的老树。每逢社戏,全村的父老就聚集在核桃树下乘凉看戏。而一到晚间,在那个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年代,这里就成了情窦初开的姑娘后生们约会、接头的地方了。于是天长日久,核桃树慢慢就成了戏院的标志物,而村里的耆老们在夏天的时候也总是喜欢在树下纳凉、议事、指点村里的“江山”。

现在,村里有满山的核桃树。而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精贵的土地都用来种粮食,核桃树等是稀罕之物,况且核桃树需要很长的生长期才能挂果,村民是不太愿意种植的。

文艺副刊

3

孟尝君

□ 李牧

第23章:锦囊

公元前298年,齐、魏、韩三国合纵伐秦,齐王为纵约长,齐国上将军田章受命为联军统帅,魏国大将公孙喜、韩国大将暴鸢为副,三家合兵共二十五万,誓师伐秦。

消息传到秦国,秦王手持竹简,轻轻地敲了敲几案,对面前的嬴钜道:“田文此人,你没有看错。这个人,有做相国的能力,却没有做相国的度量 and 格局。为了报私怨,丝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他要是当了我大秦的相国,只怕为了满足自己的脸面和私欲,而置国家于不顾,我大秦的国力,迟早会被他消耗殆尽。”

嬴钜道:“然而,田文之能,委实可怖。二十年前,函谷关之战后,韩魏畏我如虎,这次居然会被他说动,毫无反顾地参与联军。他们难道就不怕我们事后的报复?”

秦王道:“魏韩早想攻我了。这些年,我们夺了他们不少土地,魏韩敢怒不敢言。想要夺回去,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有齐国挑头,魏韩当然会跟从了。只是——”

秦王说到这里,轻蔑地笑了笑,继续道:“——这次,照样是痴心妄想。三国伐秦?哼!以前五国伐秦,也不是被打的落花流水,仓皇逃窜么!”

嬴钜也笑道:“王上说得是。不过,三年前,魏韩跟着齐国伐楚,在垂沙大胜楚军,夺了不少土地。这次,联军的三位主帅,依然是田章、公孙喜、暴鸢三人。”

秦王笑道:“这是伐楚得了便宜,又准备到我大秦原样来一回了!呵呵,只是大秦可不是楚国,我也不是楚王那个老糊涂蛋。”

嬴钜道:“王上,目前,司马错将军平蜀乱未归,魏冉将军领兵伐楚在外,国内的能够调动的军队不足十万,对阵齐魏韩联军,颇有不足!不如让魏将军归国,先对付联军。”

秦王道:“魏冉伐楚,势如破竹。目前深入楚地,正与楚军相持。若贸然撤军,楚军尾随攻击,我军危矣。”

说完,秦王又想了想,道:“这样吧,下令给魏冉,让他与楚国和谈,撤军回国。令函谷关外的秦军,缓缓撤回,集中力量守卫函谷关。所有撤回函谷关的秦军,全体受嬴安节制,坚守函谷关。告诉嬴安,守好函谷,就是大功一件。”

嬴钜点头道:“是。我这就去安排。”转身要走。

秦王忽然叫住他,道:“联军统帅是齐国田章。这个田章,是不是二十多年前,在桑丘大败我军的那个田章?”

嬴钜道:“是。正是此人,齐国名将,三朝重臣。”

秦王道:“如果是这个人的话,函谷关怕有危险。嗯……你下去吧。”

嬴钜见秦王神情凝重,也不敢多问,忙施礼退了下去。

秦王沉吟半晌,令人去叫林甲前来,又令人取来薄绢,略一凝神,执笔写了起来,片刻之后,已然写好,他等墨迹干透,折叠起来,装入锦囊,亲手封好。此刻林甲已奉命来到殿前,向秦王施礼。

林甲出身飞羽军,原本是白起的副手。白起自从追捕孟尝君失败归来,便强烈请求辞去飞羽军统领一职。秦王拗不过他,便同意他去魏冉军中领兵,魏冉自然非常高兴,这次伐楚,带着白起一起去了。飞羽军统领一职,便由林甲担任,直接听命于秦王,实际上成为秦王的贴身护军,人数已扩充至一千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秦王唤林甲前来,将案上的锦囊交给他,郑重嘱咐道:“这个锦囊,事关重大。你亲自去函谷关,尽快交给嬴安。告诉嬴安,函谷关是我大秦门户,绝不容有失,须得小心谨慎,万万不可大意!”

林甲双手捧起锦囊,大声道:“王上放心。我即刻动身,前往函谷关。”

秦王道:“你见了嬴安,只要守好函谷关,就是大功一件。”

齐魏韩三国伐秦之事,林甲也略有耳闻,因对秦军武力颇为自信,并没有当回事,这时见秦王如此郑重,大觉惊讶,忍不住道:“王上,区区三国联军,能打到函谷关?”

秦王对林甲颇为宠信,并没有责怪他多言,点点头,沉声道:“联军统帅是齐国田章,司马将军和魏将军都领兵在外,其他人恐怕不是他对手,唯有拒关固守,寻机破敌。”

林甲浑身一激灵,知道这锦囊事关重大,再次道:“王上放心,林甲以命担保,这锦囊一定会交到嬴安将军手中。”

秦王挥挥手,道:“去吧!”

半个时辰之后,林甲率领一百名飞羽军将士,出了咸阳城,星夜兼程,直奔函谷关而去。第二天下午,林甲已到了函谷关。

战事一起,函谷关就已是一级戒备,城门紧闭,士兵们全副武装,巡查严密。林甲出示了通行文牒和秦王令牌,一路畅通无阻,来到嬴安的将军府。将军府内,嬴安正与几名副将商议军情,听到府门外马蹄声急,推开窗正要唤人问个究竟,便见林甲推开府门,大步流星前来。

林甲在飞羽军时,嬴安就与他相识。林甲成为秦王贴身护军统领后,嬴安因为镇守函谷关,却是还没有见过面。如今见林甲前来,心想定有要事,又见他急急忙忙,也不通报,直接闯关,登时吓了一跳,慌忙迎了上去。林甲见了嬴安,当下也顾不上寒暄,只在他耳边轻语,道:“我奉王命,有要事与将军说。”嬴安挥手示意几名副将退后,领着林甲走入密室。

密室内,林甲从怀中掏出锦囊,双手捧给嬴安,道:“此锦囊,乃王上亲手所封,令我亲手交给将军。王上嘱咐,锦囊中所言之事,将军要预为设防。函谷关乃大秦门户,绝不容有失。守好函谷,就是大功一件。”

嬴安双手接过锦囊,轻轻拆开,取出其中薄绢,展开一看,便知是秦王手书,更是恭恭敬敬施礼后,认真地看了几遍,脸上露出笑容,道:“原来如此。”

他将薄绢折叠好,放入锦囊,将锦囊收入怀中,对林甲道:“请转告王上,嬴安知晓了,请王上放心。”

(待续)

故乡的秋

□ 刘汉斌

人世几回伤往事。不知道哪年起,戏院被漫上了混凝土,记忆中高大茂盛亭亭如盖的核桃树被人砍去了伸展盘旋的虬枝,成了如今瘦削单薄的模样。核桃树下当年那些“人约黄昏后”的少男少女们现在过得咋样?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红枣树

我的家乡临县,是中国的红枣之乡。一到七月,漫山遍野的崖畔上,碧绿浓密的枣叶丛中挂满了一颗颗半绿、半红的红枣——“红圈圈、半腰腰”。儿时的我们,枣刚泛一点点的红,我们就开始收入嘴中。一方面确实可以解馋,更重要的为了充饥。在青涩中品尝那些许的甜味,体会杜甫“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的快乐时光。

“红圈圈”再过半月二十天月,就到“半腰腰”了。而在这期间,红枣一直充任夏天我们的主要零食。一直到八月十五前后,红枣才全部变红,俗曰“通红红”。而这时,也到收获的时候了。打枣,一般是先猛烈抖动几下,让完全成熟的先果熟蒂落,然后再“揭竿而起”,必要时还需要爬上树去打,一阵暴风雨雨般的猛烈击打,来一场倾盆而下的红枣雨。而无论多么细心地打,树上的红枣永远会剩下一些,陪伴着枣树度过寒冷的冬天,成为红枣最后

的终极形态——“树绵绵”。而这些枣,也将成为枣树提供给我们的冬季的最后零食与战利品。到此,大半年的红枣时光就宣告结束,孩提时大半年的零食自由也到此结束。剩下的时光,就是土豆、白菜的、腌豆角的高光时刻了!

几千年来,作为铁杆庄稼的红枣,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临县人,也养育一辈又一辈的黄河儿女!我们应该感念她!

月饼

你们当月饼是甜点,但我一直把它当干粮吃的。

记忆里,月饼是秋天掐谷、割糜子、捣莜花、刨土豆的绝配,往往就是放学回家拿上绳子、蛇皮袋,外配个月饼就上地了。月饼独特的甜味与酥脆大抵能抵消掉背土豆时背上一半的咯人与长达几里路的负重前行、爬山越梁、翻沟上岔。

这种舌尖上的幸福伴随着收秋的劳累与痛苦有时能一直持续到收完秋,甚至第二年春耕。直到现在,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有一年和父亲去碌碌旦(地名)地里收秋遇大雨,在避雨窝躲雨时吃月饼的情景。

多少年,那个幸福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久久不能忘怀。不事稼穡多年,但依然想着秋收,想念着秋收时月饼那甜甜的味道!

三川河